

現代名人創作叢書

陳福熙創作選

上海仿古書店發行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

全一冊實價國幣二角五分

編者 梅

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發行者 仿古書店

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
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坊

陳福熙創作選

版權所有

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

陳福熙創作選

序

陳福熙是一位很年青的作家。他的作品在藝術方面，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。在他的作品中，你們能夠很容易的摘出幾篇幼稚的來。本來像他的這樣的作品，夠不上要我替他來做一做這樣選擇工作的，但是因為他還肯努力，埋頭努力創作，我才來替他選編了這一本小冊子，這個莫非是興奮他的精神，鼓勵他那一股創作熱罷了？

福熙所創作的，大部份都是一些男女戀愛的作品，和張資平的創作大旨相同；但是張資平卻做的是一些病態的戀愛作品，在這一點上，福熙就要比他高一着了。福熙之所以常常在戀愛中找材料來創作，這當然是因為他的年紀太青的緣故。年青人總是三句不忘本行的，「戀愛戀愛」着。這要比張資本專門拿這些淫語以煽惑年青人的純潔的心地，是要高尚的多。但是我卻很希望而且相信福熙的作風在不久的將來，就有一個極大的轉變，因為他目下還過的是一些黃金的生活，沒有到社會上來怎樣閱歷

過。

福熙的文筆很秀麗，描寫起來，也能細膩生動。在大體上講起來，也還嚴密精緻，可以做青年作者的代表；也還可以做初步寫文藝的作者，一種良好的範本。讀者能依據這本選集，以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」的方法，能達到更進一步的，深造的境域，此尤為我所希望者。

這本書裏面，一共選進來了小品七篇小說十一篇，共計十八篇文字，大概陳福熙創作的精華全部收入在這裏面了。計小品文七篇是歸家，掃墓，未完的故事，孀婦過新年賭徒冬夜小說十四篇是羅綺西，一張彩票，瘋婦，在公寓裏，胡老師，嫦娥三娘的死，一個江北姑娘，海濱的愛人，四封情書，佩芬小姐，孤獨者。綉花枕，信稿，愛的故事，福熙的全部技能，在這二十一篇文字之內，是赤裸裸的呈露在讀者面前的。

宣城陳筱梅序於十里洋場之市囂中廿五年十月十五日

陳福熙創作選目錄

序

一、小品

歸家·····	一
掃墓·····	四
未完的故事·····	七
孀婦·····	一
過新年·····	三
賭徒·····	七
冬夜·····	一〇
二、小說	
羅綺西·····	二三

一張彩票·····	三〇
瘋婦·····	四〇
在公寓裏·····	五四
胡老師·····	六九
嫦娥三娘的死·····	七七
一個江北姑娘·····	九一
海濱的愛人·····	九六
四封情書·····	一〇九
佩芬小姐·····	一二二
孤獨者·····	一三七
綉花枕·····	一四七
信稿·····	一五五
愛的故事·····	一六四

陳福熙創作選

一、小品

歸家

我又回到故鄉來了。

坐在火車裏，心裏却有難言的悲慟。等火車吼叫了一聲長長的氣笛後，我便把頭兒向車窗外望：望見巍峨的塔和古舊的城牆，我的嘴裏便不期然叫起來：

「呵，這便是我的家鄉呀！」

離開老家，又差不多一年了。一年前的冬天，我也是帶着這樣憂鬱的心情回到故鄉的。正像小天一樣：當我踏着故鄉的天野時，我的心漸漸的沈痛了。——

每一次歸家，所給予我的，只有憂鬱，只有一種難言的不愉快。我不知道對於老家，爲什麼毫無依戀？雖然老家還住着我的嗣母，叔父，堂嫂，堂兄，可是，我一見

他們，歸家的哀愁，就完完全全的黏上我的心頭。

祖父在時，老家正是財丁興旺。那時候吃飯的人有兩桌多。園裏的花卉，四季開得不斷的。到橘子紅時，採採有兩大籃，老祖父就依着人數分派，因爲人多，每個人最多吃到兩三個。那種在木香棚旁的桂花樹，有金桂和銀桂；在書房的小院子裏，海棠、芍藥、鬱金香，開得最好看。屋子是自家的，老祖父每到夏天，便僱人抹桐油，幾扇窗門，抹得像鏡子一樣亮。我家向來是望族，只要說舜堂橋陳，沒有一個不知道。但是老祖父死後，門庭一天天蕭條了，也許是家運壞，年年死人，除了我父親早年徙居他鄉，人丁還很興旺，其他幾房，差不多女的做寡孀，男的做孤鰥了。所以現在，充滿於我老家的，只是沈沈的暮氣，那種暮氣，誰也覺得淒涼。

因爲這，我就不願回老家，每一次去，我總是沒有好的心緒。記得去冬回去，眼見大門已經斑駁陸離：園裏的桃樹、李樹、枇杷樹、橘子樹，統統都死了。甚至連一棵死了的樹身也不見；只見兩棵梧桐樹上，做滿了烏鴉的窩，鳥在樹上，「呀呀」的叫。像梅花大的鳥糞，腐了一地。野桑樹上，攔着根晒衣竹，那竹竿上，晒着幾塊旗

兒似的舊尿布。園裏全是枯黃的荒草，有幾隻狗躺在那裏打鼾。跑進堂屋，茶几和椅子，堆着東西，放得亂七八糟，在陽光裏，還可以看見一層薄薄的灰塵。一幅中堂畫，是我嗣父畫的，但是長久不裱，上軸和下軸都破了，且有無數的蛀孔……

想到這些，我的心緒又像止水般的凝滯了。

我提着手箱，走下車，出了車站，向着老家的路上走去。不知道我的腳，在這時，爲什麼走得格外遲緩，幾乎將地上的螞蟻都將踏死。

到得家，我所見到的，沒有比去年好，只有更壞。大門只剩一扇，還有一扇，據說是被賊子偷走了。嗣母呢，她更老了，看樣子，又瘦了許多。當我跑進堂屋時，我正見她老人家戴着老花眼鏡，低着頭，縫着一件棉衣。

「媽！」我走近去叫她。

「呵，炳！你來了？」

她看見我，特別來得歡喜：在她枯槁的臉上堆上微笑了。她忙放下手裏的活計，站起來，接我手裏的提箱，嘴裏又說：

「午飯沒有吃過吧？」

「喫過了，在火車裏吃過些牛肉和雞蛋……」

「那是不飽的，我給你盛飯來！」

飯和菜蔬搬來了，我只得胡亂吃些，肚子雖是餓，但不知怎的，我竟喫不完一碗飯。歸是不愉快的，想起老祖父時的興旺，真叫我受到了那種衰敗後的悲哀。

二四·一·五·上海·申報·「自由談」。

掃墓

三月，吹着憂鬱的風。

天是陰霾的。我們坐了船，到許家埭去掃墓。在一條河港裏，船槳搖得緩滯地，發出「欸乃」的櫓聲。河的兩岸是田疇、村舍、車棚。沿河的柳絲，撒嬌地，映在河面，映在水裏。菜花在綠野裏，一畦畦的，夾着金黃。在金碧迷離中，躺着無數坟墓。想那無名的死者，誰去憑吊他呢？我不知那坟墓裏的人，是男？是女？是過去？

抑是現在？想他們活時，也有家，有親戚，有朋友；而且當死時，一定還有許多人爲他痛哭，然而現在，他的肉爛了，還有誰，到墳前鳴咽？隔幾百年，幾千年，還有誰知道他的葬處！從古來，成千萬的死者，他們所遺留後世的是什麼？沒有，沒有，只有一坯黃土。

「人生真是短促的，空虛的……」

我想。

船在河上行，經過的田野，風景絕美：這邊桃花，這邊綠柳；一對對春燕，橫空相隨。憂鬱的風，遞送着鳥語。祇可惜天氣太壞，陰沈沈的欲雨。

「今天會下雨嗎？」我問船子。

「恐怕要下。」

「到許家埭還差多少？」

「三里。」

船到許家埭，已經快中午。我們捨舟登岸，向「陳氏墓道」走去。未幾，就到墳

墓的所在了。這墓地，我差不多每年到的：所看見的墳、松柏、白楊、竹籬、殯屋，也差不多從未改變。但去年來時，記得殯屋裏只有三個血板，而今却又增加兩個；一個是三嬸母，一個是堂嫂，他們統是去清明後纔死的。

她們果真死了嗎？在記憶裏，我可不相信。她們的影子，還不是活現於我的眼前嗎？三嬸母的金蓮足，還不是走得那麼蹣跚嗎？我記得清楚：堂嫂是個二十多歲，伉儷不久的少婦；她那適中的身材；靈活的、膩媚的眼睛；一張會說會笑的嘴；纖細的眉……還不是給我個很深的印象嗎？我在家時，她們是時常喚我的，但此刻，我來在她们跟前，為什麼不喚我一聲呢？

我慟哭了。

『人生真是短促的，空虛的……』

我又這麼重覆地想。在這憂鬱的、陰霾的清明節，我憑吊我新亡的家人，心頭感到嚙噬似的悲痛。光陰過得好快呵，誰想到她們死去已經快一年……

帶着滿懷的悽愴，站在坟屋前，焚錠，禮拜，痛念過去。——

殯屋裏是陰森的、黝黑的。

當我們離開那所殯屋，天忽然下雨了。在滂沱中，我聽見蕭蕭的白楊，在冷風裏哀號。

二三·五·二〇·南京·大華晚報·「暮笳」。

未完的故事

天已經晚盡了，一家人坐在黃昏的煤油燈前。季候是暮秋，天氣不大暖，街道上撒着濃重的夜霧。在這疏陋的，樸實的鄉鎮上，一到黃昏過後，什麼喧擾也沒有，整個的鄉鎮躺在靜默裏。暮秋的夜晚正是岑寂的。

父親爲了件要事，在晚餐後跑到門外去。

會說話的父親走了，屋子裏便陷在更深的靜裏。三個孩子：一個女的，兩個男的，年紀最大的只有八九歲。這時候，小肚子統裝得飽飽的，團團的圍坐在母親身旁，不想睡；也不看畫報，只希望一個中年的母親，爲他們講述些美麗的故事。

「媽！講一個好聽的故事罷。」

母親正在替最小的孩子縫棉襖。在靜默裏，忽然聽到孩子這樣說，於是放下針線，把慈靄的眼睛望到三個小孩子的臉上。

「講什麼呢？」母親笑問。

「隨便，隨便。」

孩子們最喜聽故事。在飯後，爐邊，或在燈下，年長的父母，往往被求知慾最衝動的孩子所苦纏。他們要聽的是稀奇和神怪；或者是，帶有一些因果觀念的、教訓的寓言。滑稽的、富有興趣的，如「呆女婿拜壽」之類，在一般孩子中比較頂喜歡聽。年紀大一些的，便愛聽武俠故事。至於神怪的故事，在晚上，在人少處，孩子們是很怕聽的；尤其是女孩子，只要故事一開始，她們便投往大人的懷裏去，好像披著髮、張着爪牙的水鬼，真的顯現在眼前一樣。並且她們到晚上睡覺，還做着可怖的惡夢呢。

但這時，六隻小眼睛都注視着母親，希望母親給他們講一個好聽的、有頭有尾的

故事。中年的母親，思索了一會，終於微微的笑起來，說道：

「那麼，講『吊死鬼告狀』好嗎？…」

「不要，不要。」搖着小手。

「我怕聽啦！」又一個說。

「故事都講完了，再沒有好聽的了！你們說，再講什麼呢？」

「講『長毛』罷。」

「講長毛？」母親的臉上又浮着微笑：「你們知道『長毛』是什麼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長毛真可怕呢，比鬼更怕！你們外祖母還沒有像你們這麼大時，長毛剛剛造反。那時候，天下亂得不成樣，聽你們外祖母說，長毛剃的是和尚頭，包的是紅布，手裏拿的是大刀。他們逢人便殺，看見女人便姦，看見房屋便燒，那時候……」

「那時候怎麼樣？」

「那時候，街上都堆着血淋淋的死屍，男的，女的都有。有幾個不願被殺的人，

吊死的吊死，投河的投河。聽說那時候，河裏只見死屍，一個，二個，三個，數也數不清；人的血，把河水染紅了……

外祖母說，那時候有兩個人家，同住着一間屋子，因為窮，沒有逃難。一天，長毛到了，闖進屋裏來殺人，只殺剩一個小孩子，還有一個投河投在死屍身上而未死的女人。那女人，真是可憐的，恐怕長毛殺她，在死屍身上咽了二天，第一天，她還聽見少孩子在屋裏亂跑亂喊，「媽呀，餓呀，」地叫，第二天晚上，就聽不到叫聲了；直到第三天一看，天哪！小孩子已經被幾條餓狗吃掉啦！吃騰的只有些烏油油的頭髮，浸在模糊的血液裏……

「那時候，有錢的都逃難了；但逃難，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外祖母在那時，一家人躲在一個很大的破墓裏。墓口，用些草和泥遮着，長毛倒不會注意。他們吃的是……」

母親的話正講到這裏，預備把外祖母逃難中的情形訴述一遍，但門兒忽然響了。

「爸回來了，明天再繼續講吧。」

說着出去開門，於是長毛的故事便在此中止，而成了一個未完的故事……

二三・一二・一五・上海・申報・「自由談」。

孀婦

天是陰沉沉的，孕着雨——

她提着錠籃，掛着孝，脚步慢慢的，向田野中走去，去弔她新喪的丈夫。她的丈夫，死了剛到「四七」。誰料得到呢？祇做親半年就死了丈夫！像她這樣年輕、齊整，竟做了孤孀；這伶仃淒苦，叫誰喫得下？一個年青的女人，早死了丈夫，正彷彿被判決無期徒刑的囚犯一樣。美麗的青春，就在這黑暗、絕望的生活中糜爛。女人像一朵花，死了丈夫的婦人，正好像一朵花插在沒有水的花瓶裏。

她只有哀愁。

像今天這樣陰鬱的日子，冷淒淒的風，使她打抖。她看着這曠野，這松林，這田塍，覺得都有點認識，他已經有好幾年不見它們了。十幾年前，這地方，她是常來玩